

語絲第一二八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出版

野草題辭

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牠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牠還非空虛。

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牠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

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讐，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為我自己，為友與讐，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着我的題辭！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魯迅記於廣州之白雲樓上。

蘇萊曼東遊記

(五)

劉復

有時候，在這【Harkand】海裏，天上出現了一朵白色的雲，把它的影子遮蓋了海面上的船隻。這雲能吐

出一個像舌頭一樣的東西來，薄而且長，往下直伸，至與（頁十二）海面相接觸；於是海水就沸騰起來，好像是地面上起了旋風，把灰塵捲成了一根長柱一樣。要是海船碰到了它，就立時被它吞喫了。接着，那白雲往高處飛升，天上就下起雨來了；雨水中往往夾帶着海裏面的東西。我不知道這雲裏的水，是不是從海裏借去的，或者是，這裏面還有別種的原因。

這「東方」諸海中的各海，若然遭到了一種的風，海水就立時翻騰起來，像鍋子裏沸着的水一樣。於是，它把它自己所包含的東西都嘔吐出來，同時把它所灌溉的各島的沿岸的東西都捲了去。它能搗毀海船，也能吐出極龐大的死魚。有時候，岩石與山被海水衝着飛動，像弓上射出去的箭一樣。

至於 *Parikand* 海裏，除這一種的風以外，還有一種由西向北——北——西吹的風。「這風一起」，海水就像鍋子裏的水一樣的沸着。它吐出（頁十三）許多的瑪瑙。海水愈深愈大，則瑪瑙愈好。當這一個海——這是說，

這 *Parikand* 海——翻騰得極利害的時候，遠遠望去，好像有烈火「在海面上」熊熊的燃燒着。這海裏有一種魚，名叫 *Eng*，是兇殘而要喫人的畜生。

（此處原寫本短缺一頁或數頁）

……【從中國運到 *Basra* 與 *Beahded* 的】商貨很少。【在阿刺伯境內】，這項商貨之輸入之所以不能佔重要地位者，其故由於 *Eng*（即廣州）常有火災，「往往把備預出口的商貨都燒去了」。【*Eng* 是「中外」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中國商貨和阿刺伯商貨所匯萃的地方。這地方所以常有火災，因為房子是用「容易着火的」木板和劈開的蘆葦造的。中國商貨不能多到阿刺伯，還有別種的原因，「有如」海船在半路上沉翻了，「或者是」遭到了搶劫了，「或者是風不好」，路上停頓太久，做買賣的沒法辦，等不到將貨物運到目的地阿刺伯，就沿途零碎賣去了。有時候，海船隨風飄逐，飄到了 *Yemen* 或別處，做買賣的也就把貨物賣去了。又有時候，爲了要彌補運輸上的損失，或者是爲了別種不幸的事實，做買賣

的不得不在「相當」海港中逗留許多時，「貨物的來路，也就因此遲滯了。」

以下是買賣人蘇萊曼所報告的：Hajji是買賣人的匯集處，中國皇帝特派回教徒一人，駐紮該處，凡各國回教商人，「已得中國皇帝允許而」前往該處經商的，如有訴訟，即由此人公判，每當節期，就由他領導着大眾行禱告禮，宣誦Missa訓詞，並為回教國的蘇且向阿拉求福。Hajji的商人，對於他的判斷總是服從的，因為，他無論做什麼事，他心中所掛念的只是真理；他所感悟的，只是「阿拉的書」，與「神力」，與「偉大」，與伊斯蘭的訓規。

(未完)

「契訶夫隨筆」抄

衣萍

一個神學的學生讀拉丁文。每半點鐘他跑到女婢的屋子去，閉上眼睛，動手摸她們，捻她們；弄得她們叫了，笑了，他纔回去讀書。他稱這種事情為「振作自己的精神。」

一個教授的意見：莎氏比亞無關重要，只是對於莎氏比亞的註釋倒是重要的東西。

讓後世的人們得着快樂罷；但是他們一定得自己問自己，他們的祖先爲了什麼活着，爲了什麼他們受苦。

B. 很正經地說他是俄國的莫泊三。S. 也這般說。

懇求窮人比懇求富人容易些。

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結了婚，因爲他們兩人不知道怎麼辦了。

男人不能以一吻求得女人的心的，也就不能用武力把她的心得來。

我去訪一個朋友，他正在用晚飯；有好些客人。真

有意思；我很喜歡同這些女人們談話喝酒。情緒非常之妙！忽然N.像煞有介事地站了起來，好像他是一個檢查官，他站起來用演說恭維了我一番：「文字的幻術家……理想人物……在這時代理想人物漸漸灰黯了：你在耕種智慧，使事物永存……」我覺得好像本來有一件東西蓋着我，於今這東西取開了，好像有人用手槍描着我。

演說過後。——一陣細聲談話，然後靜默了。快樂消散了。「你現在得說話了」，我的鄰座說。但是我能夠說什麼呢？我想拿酒瓶擲去打他。

晚上，上牀的時節，我的心中好像有點沉澱物：「看，看，你們中間坐着一個大傻子！」

二十歲時她愛上乙；二十四歲她嫁給N.，並不是因為她愛他，却是因為她想他是個善良的，聰明的，理想的人物。夫妻二人很快樂地相處着；誰都妒妬他們，他們的生活真是平和快樂；她已經滿足了，人們談愛情

時，她就說家庭生活用不着愛情，只要有感情就夠了。但是有一次忽然奏起音樂來，於是她的心中，一切事情都湧了出來，如春天化冰一般：她想起乙了，想起她對他的愛情，她想起她的一生算完了，永遠完了，於是她不再快樂了。不久，事情過去了。一年以後，在送賀年片時又感覺到這種情境；人家祝她有「新的快樂」，她的確是渴望着有新的快樂呢。

N.當大家照相時，他老是站在前排；簽名時老簽第一個；紀念會他老是第一個演說的。老是驚奇：「哦，湯呵！哦，有果醬的麵包呵！」

冰淇淋是用那種牛乳製成的，那種牛乳是病人用來洗過澡的。

N.在一個女伶家門外按了一下子門鈴。他的神經緊張起來，他的心跳得利害；正在那時候他虛地驚跑回去

了。女僕把門打開，看看沒有人。他又回來了，重新按一下子門鈴，但是還沒有進去的勇氣。結果，守門的人跑出來了，打了他一頓。

一個 Musliman 爲了要求靈魂永生，掘了一眼井。這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們每人都能遺留下一個學校，一眼井，或者這類的東西，使我們的生命在世上永遠留下一個痕跡。

N. 的衣服有一次曾被狗咬壞了，現在，無論他赴何處約會，他總問道：「那兒有狗嗎？」

一個人老說着：「我不會得過梅毒。我是一個誠實的人。我的太太也是一個誠實的女人。」

一個小女孩高興地說她的姑母：「她很美麗，同我們的狗一般的美麗。」

一封情書上寫着：「茲附上回信的郵票。」

一個有錢的女人，她身上無論什麼地方都藏着錢，在她的胸前，在她的兩腿之間……

夫妻都喜歡有朋友來訪他們，因爲，家裏沒有朋友來訪時，她們就要吵嘴了。

(記) 哦，天氣真熱，不抄了。先發表一些算是登廣告。不久全書自可印出來。我和朱溪對於我們的外國文實在不敢自信，將來想請 Potevoy 先生用俄文本替校對一下，包管不致譯得十分荒謬罷了。

小恆德的痛苦

莫泊桑著 昭民譯

法庭書記官的房子的正面是向着一個大空場，房子後面一個花木繁蔭的花園，這花園一直達到必可路上，用一道短垣隔着，這條路常常是很荒涼的。

在花園的盡頭牽樓太太同一位自從好久就追隨她的軍官約定開第一次幽會。

她丈夫到巴黎去要住八天才回來。她因此覺得在這一星期內可以自由無束了。軍官那樣請求了，同她說了些甘言蜜語；她自信他是那樣熱烈的愛她。同時她覺出這位書記官鎮日的案牘勞形使她是如何的孤寂，昏亂而且恍惚，所以現在她竟自把憂心放下想眼前的快樂而不顧及將來。

後來，經過了幾個月的純潔的愛情，急迫的握手和門後私行迅速的接吻，軍官猛然說要離開城市同時要求當她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在樹陰裏同她作一個離別的幽會，一個真的幽會。

她首肯了；她答應了。

她現在等候他，身子靠着牆，心房顫跳着，雖然極小的聲音也足使她膽戰心驚。

忽然她聽見有人攀牆，她急想逃跑。假如這不是他？假如是一個賊？但是不然；一個噪聲低叫道：「瑪狄德」。她回答「埃狄納」。一個人跳在路上帶着一種震的聲音。

這是他！好快活啊！*quel plaisir!* 他們站了好久，擁抱着，嘴唇連在一起。但是，忽然一種細雨落將起來，雨點在樹葉間滴溜着，在樹陰裏發出一種淅瀝聲。一點水落在她的頸上她就駭了一跳。

他對她說：「瑪狄德，我愛，我的心肝，我的朋友，我的天使，我們到你家去罷。半夜了，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請到你家裏去罷。」

她回答道：「不行，我的親人，我害怕。誰敢斷定我們出什麼錯！」

但是他把她撲在懷裏，在她耳邊低聲道：「你的婢僕們都在三層樓上，靠空場那邊，而你的臥室却在第一層樓，靠花園這邊；沒有人聽見我們。我愛你，我願意自由的愛你，我愛你全身，從腳下到頭上。」他用力緊抱着她，瘋狂的和她親着嘴。

她還是抵抗，又驚懼又害羞。但是他抱住她的身子，舉起來抱到落得更大的雨下。

房門是開着的，他們躡足上了樓梯；他們才一進了屋，她趁着他滑火柴的工夫推好門門。

但是她已經疲憊了，便坐在躺椅上。他雙膝跪下，慢慢地給她脫衣裳，先由鞋襪脫起，爲的吻她的脚。

她喘着說：「得了，得了，埃狄納，我請你不要使我失掉貞節吧；我什麼都答應你，除此以外！這個是何等醜陋，何等粗野！不能只有精神上的戀愛：埃狄納。」

他用女僕的敏捷和忙迫男子的迅速不停的解鈕釦，解腰帶，脫衣鈎，摘衣帶。她立起來正想從他的權威之下逃跑的時候，她猛然從她的長衫裡，她的裙子裏和她的內衣裡赤裸裸的鑽出好像一隻手從袖子裏伸出來。

她驚惶了，忙跑向床去想要隱藏在帳子裏。但是這逃避是不成功的。他緊跟到她這兒，他急要抱住她，於是很快的摘下腰刀，不小心把腰刀落地當時發出一種響亮的聲音。

立刻一種長音的哭啼聲，一個尖銳而不斷的喊聲，一個小孩子的喊聲從隔壁開着門的屋子裏沖起來。

她低聲道：「啊！你要吵醒恆德了；他要是醒了，可就不能自己再睡好。」

她的兒子纔有十五個月，他睡在離他母親不遠的屋子裏，爲的是她能夠隨時看顧他。

軍官，瘋狂的情慾，滿不理會。「有什麼關係？有什麼關係？我愛你；你屬於我了，瑪狄德。」

但是她憂愁了，恐懼了，就竭力抵抗。「算了，算了！聽他哭號哩；他要吵醒奶媽。假使她來了，我們將如何是好？我們的事便壞了！埃狄納，你聽我說，他幾時夜裏這樣鬧，他父親就把他抱到我們的床上來哄他安靜。他立時就不作聲了，立時，沒有別的方法。讓我去抱他罷，埃狄納！」

孩子哭號起來，發出尖銳的喊聲，這喊聲穿過很厚的牆壁，使人從靠近屋子的馬路上經過就能聽見。

軍官驚愕了，就站了起來；瑪德狄走進去把小孩子抱到她的床上。他老實了。

埃狄納騎在一張椅子上吸着一枝煙捲。差不多有五

分鐘的光景，恆德就睡熟了，母親低聲道：「我現在要抱回他去了。」她用十二分的小心把小孩放在搖籃裏。

等她回來時，軍官已經張開兩膀候着她。

他擁抱着她，用一種瘋狂的愛情。她呢，末後屈服了，緊抱着他喃喃的道：

——埃狄納：埃狄納：我的情人！啊！假使你知道我是何等的：何等的：

恆德又喊起來。軍官氣極了，咒罵道：「討厭的小東西！他簡直老實不了，這小畜生！」

不能，他不能安頓，他大吼哩。

瑪狄德彷彿聽見樓下有動作的聲音，這一定是奶媽來了。她忙進去，抱起她的兒子又放在她的床上。小孩子立刻就不作聲了。

這樣一連三次把他重放在他的搖籃裏，一連三次必須去再抱他來。

軍官颺莫梨渥在黎明一點鐘以前就走了。

但是，爲使他快意，瑪狄德允許次天晚上還招待

他。

第二天晚上，他果然又來了，但是非常着急，非常恨怒，等候使他要瘋。

他小心的把腰刀放在椅子把上；賊似的脫他的靴子，說話的聲音那樣小使瑪狄德都聽不清楚。後來，他將要達到快活的，十分快活的光景了，當地板或桌椅，也許是床自己發出一種響聲的時候，這乾枯的聲音好像是一根柱子被撞倒了；立刻一個始而弱繼而尖銳的喊聲在那裏應聲發出。恆德被吵醒了。

他狂吼如同一隻狐狸，假如他繼續這樣喊下去，房裏的人們一定都要起來。

母親很惶張便仍把他抱了來。軍官這次不起來。他已經恨怒極了，於是慢慢地伸出手去，用兩個手指頭夾住小孩身上一塊肉，不管什麼地方，在腿股上或是背後，便擰起來。孩子抗拒，吼聲震破耳鼓。軍官氣極，恨心的在他身上各處擰得更加有力了。他揪住小孩的肉毒酷的擰，擰了這邊，又擰那邊。

小孩發出如同殺雞撻狗的喊叫聲。母親哭了，抱着他，安撫他，哄他安靜，同他親着嘴爲是塞住他的喊聲。但是恆德愈哭號得厲害了彷彿剛受了一些驚怖似的，他並且用一種可怕而悽慘的神氣搖着他的小手小脚。

軍官溫柔的說：『再把他放在搖籃裏試試；他或者許止住。』瑪狄德抱着她兒子到別的房间裏。

他一出他母親的牀喊聲就小點了；他一到他的搖籃裏便不作聲了，不過有時還有點咽鳴罷了。

後半夜就安靜了；軍官也快樂了。

第二夜，他又來了。他說話聲音一略大，恆德就又醒了並且又大聲哭號。她母親忙去抱他；但是軍官掙得那麼高明，那麼殘酷而長久，於是小孩子窒息了，眼珠轉動，嘴唇裏吐着白沫。

母親又把他放在他的搖籃裏。他立刻就安靜了。

在第四天夜裏，他再到了他的搖籃裏可就永不哭啼了。

書記官禮拜晚上就回來了。他重得家庭和夫婦臥室

的地位。

他倦遊歸來，老早就睡了；後來，他恢復了平日的習慣，謹慎的履行了他一切忠誠和有秩序的男子的義務，便驚訝道：『奇怪！恆德今夜怎麼不哭了。去抱他來，瑪狄德，這樣把他放在我們倆的中間我是覺得很快樂的。』

女人疾忙起來去抱小孩；但是小孩子一看見身在這床裏，他前些日很愛在那兒睡的那床裏，就驚懼的大聲號哭，非再把他抱到他的搖籃裏不可。

牟樓先生不能使他再來，因說道：『什麼怪事？今天晚上他是怎麼了？恐怕他是困倦了吧？』

她妻子答道：『他常常是這麼樣，當你不在家時，我沒有一次能抱他來。』

早晨，孩子醒了便笑嘻嘻的自己弄着小手玩。

書記官很覺感動便同他兒子接吻，兩隻手舉起他來抱到夫婦床裡。恆德笑了，一個思想還薄弱的小生物的笑。他忽然一看見他母親所在的床，他那喜悅的小臉兒

立時就繃了，變色了，喉嚨裏發出可怕的喊聲，他並且手舞腳踏好像有人給了他苦吃。

父親異常驚奇，低聲道：「這孩子一定有什麼事故。」他于是很自然的掀起他的衣服。

他驚怖的喊了一聲「啊！」。小孩子的腿上，腰間，和背後都印着些紫青色的斑點，同銅元一般大。

牟樓先生嚷道：「瑪狄德，你瞧，多麼嚇人！」母親也很驚慌便忙跑去看。每塊斑點中間都好像是一條紫道，紫道裏的血好像是剛死的。這一定是一種可怕而巨烈的病症，一種癩病的萌芽，一種奇怪的病症，那兒的肉皮一會變成些小疙疸如同蛙背，一會又顯出些鱗甲如同鱷魚的身子。

父母驚惶失措，互相對視。牟樓先生喊道：「去請醫生罷！」

瑪狄德面色慘白如同死人一般，注視着她這樣點污形同一個豹子的兒子。她猛然喊了一聲，一利害的而慢不經心的大聲好像她看見人給了她什麼恫嚇，她嚷道：

「啊！造罪的人！」

牟樓先生非常奇異，便問道：「什麼？你說的是誰？造了什麼罪了？」

她的臉紅漲得直到髮際，吶吶地說：「什麼也沒有……這是……你瞧……我想……這是……不必請醫生……這一定是這造罪的奶媽擰的孩子，當他哭泣的時候爲使他安靜。」書記官怒不可遏，便立時去尋找奶媽並且將她毆打了一頓。她絕對否認，但是終于被驅逐了。

她的品行被市區的官吏宣佈了，她以後便再也尋不到其他的位置了。

花落水流(夢之八)

天行

山谷的高處，芬芳的花樹，恣情放著笑靨，映照得澗底清明無染的流水，如何激灑，如何活潑！水本靜悠悠不聲不響的流下山去，彷彿爲芬芳的花樹波動，發出淙淙的泉音，顯出無限活潑。地終久不肯拋棄他的權力：一面培育花樹教人

可愛，一面吸引得泉流不能倒行。假使，永久的假使，水能倒向地面以外流，那豈非一件喜劇；於是乎水呀，花呀，凡是要聚合到一起的東西呀，都自由的聚合在一起！何時實現了這個不能的假使？水又何庸空自發響？花也何必枉自芬芳？瀲灩，花給水的；芬芳，水給花的；活潑，花水互相的襯托。就是讓他們託跡的山——或者就是地——也何嘗沒有受他們的點綴？又何嘗不愛他們在一起？

水若能不流，花若能不謝，瀲灩，活潑，芬芳，生機無窮。大地爲什麼不平坦，好教水不流？天——自然——爲什麼有變遷，不令花常妍！畢竟花開與花落，花也無心能自主。水流水歇誰能定，水又何力倒上流？

悲劇呵——花落，水流。喜劇呵——落花，流水。生命呵——落花流水，花落水流。赤條條來的我，自是個孤單單的我；喜嗎？——

花落，水流。孤單單的我還是個赤條條的我；悲嗎？——落花，流水。

我願意是水，流的水；願意是花，落的花！我不願意是水，不流的水；不願意是花，不落的花！然而，此刻我的瀲灩，芬芳，活潑，依然等於不流的水，不落的花，生機在那裏？

生機在那裏？山谷的高處，芬芳的花樹，恣情放著笑靨；澗溪的深處，靜明的泉水，拚命奔流。

一九二五，二，十二，北京。

兩年前的舊事了！現在偶然翻到這沒有宣布的小文，自己很以爲有些狂了，雖然那時是很嚴切的寫的。關於「花落水流」的過去，我也很茫然了，不過也還難憶想。

往常我總不愛看人家滿紙空泛的「愛語」，不知道爲什麼，我並不是道學的而爲之「膚生粟」。這大概是如我替南方一位朋友序他的文藝集的話一般吧，——

沒有熱情，單流血淚，便成了「肉麻」。肉麻不

肉麻，這是作者讀者間交感程度的淺深，也是作者讀者間了解程度的多少。

我今日心境沒有這樣的「內感」，所以自己看了也覺是些狂話，或者說「肉麻話」。然而這又可以在憶想中教我從新感到，感到彼時的我好像腳底下生了雲霧，正是要飄飄然不能遏抑而升騰的情形。甜滋味，苦滋味，在不甚了然的時候，自然有不甚了然的熱望。我也無從說明「花落水流」的感慨是在一種什麼情味狀態中發出來的了。

人的生活，我想處處是在一種試探，或含有科學意味的測驗中。當一個試探或測驗沒有良好或圓滿的徵信或印證的時候，那種不甚了然的熱望恐怕也要終於不甚了然。然則我也可以說「花落水流」，便是我那時的試探或測驗不甚了然中的感慨。我相信這種不甚了然的情味是青年期必然的事實，特地將他複寫下一個較深切的痕跡來。

漢城的風物添得無限新感，這裏正真是：山谷的高

處，芬芳的花樹，恣情發著笑靨；溪澗的深處，靜明的泉水，拼命奔流！

四，十六，一九二七，韓故宮光化門外寓樓。

我的飲酒歌

(Mein Trinklied) 劉復

——德國 Richard Dehmel 作，依 Henri Guilbeaux 的法文譯本譯——

再有一點鐘就夜了；

喝啊！直喝到靈魂泛溢啊！

這裏有的是酒，喝！

你看太陽笑得多麼紅，

沈浸在它的血液裏。

舉起杯子來，唱！

唱我聽個生活與死亡的歌，

Djaglioni gleia rühhlala—

叮叮，看啊；葡萄藤已經枯萎了，

但它已把葡萄送給我們了！
啊！好啊！

再有一點鐘就夜了，
那灰白色的飛流裏，移動着，閃耀着
一個熱烈的精：

是那嬌紅的月亮出來了。
它在山頂上看着，微微的笑着，
啊！太陽啊！

唱我聽個生活與死亡的歌；
嘴，張開啊，笑啊！這是個魔鬼的聲音，無疑的！
叮叮，魔鬼！可是：
我們也只能喝着笑着說說啊！
呼！呼！

再有一點鐘就夜了，
造一間屋子到那飛流上面去，
高！高！
一個騎士跑來了，橋斷了，

你還看見那黑色的騎士麼？

喝他三個采！

唱我聽個生活與死亡的歌，

Djafioni，剩下的是Nirtala！

叮叮，再來一杯，喝！我們飛翔到

那膠粘住我們的生命的上面去！

喝個采！

自然美論

蘇 郎

（姑且算作一篇關於女子的文字吧，沒有題也
好。）

除出人工的畸形如纏脚的女子是例外，她們是都具
着自然美的。那麼，應該使凡屬於她們的身體的各部
的表現和動作都極其自然地流露出來才對呀！這極不應
勉強，故意，或者矯揉造作，因為這些是終於會妨礙她
們底自然美的。比方拿打俏眼來說，雖然用的得法，也
會使男性動一動心，或者遇着患色情狂的男子，居然可
以得到意外的成功，使他「靈魂兒飛上天去」。然而依
普通而論，他們去平心靜氣時回想起來，總不免覺得她

的不真誠，不自然，甚而至於疑心到她夠不上美，想攪一點酒精進去，終成爲臭味了。這無論她知道不知道有一個男子在這樣想念；但在她總是倒楣的舉動吧？還不如痛痛快快看一眼，能自然透露出她的真美，較爲動人得多。如果我所願意接受的，便決不是類乎白眼的俏眼。然而這個舉動或者是用作工具，例如娼妓之流，則自又當別論；而出於她們底，容或也成爲自然了。由習慣而自然的一方面看，固然也勞弊不像故意的表現；拿她們的人來論，也正是相配之至。反之，豈不與她成爲自然的反比例。而且……我使照例要說句輕佻的話了：於男子們不是很有些危險麼？

你不要看輕皮色發黑或者糙米色的臉孔的女子，如果細細兒端詳起來，真顯得出一種美呵！自然底光澤，決不是雪花膏之類可以塗抹得出來的。常有一班人說到「黑裏俏」，斷乎不會是假造的話，瞎恭維或者替她掩塞掩塞的。不過照此說來，似乎用不着所謂化妝品這類東西了，那也不然。我以爲，總要因人而施，方不礙於真美。

還有所謂一種缺陷之美，例如廚川白村所說的 *Beauty*

unifol spot，但這是由化妝形成的，假如這位的她底面上長着一粒痣，真也襯得出別緻的美呵！而她們却務必要想盡方法去掉牠，這也可以說中國女子大多數不懂得這個道理，以爲總是潔無瑕疵的好。比方鼻子上有雀斑——吾鄉稱爲蠶子斑或作婁子斑的女子，有些人說，這是俏麻也。她們還不相信，認爲是調戲她的話，硬要使鉛粉去遮蓋牠，而且爲求勻整起見，想使別處看不出粉的厚薄，於是只好送去陪伴土地菩薩還相配，這不是弄巧反拙了麼？

常常看見一班呆板的女子，使我不禁遺憾。在她們，或許是爲表示莊重；不差，但莊重勞弊不是一味呆板便裝得像。但這個真使我難於形容。我以爲總應該先把她的心放莊重了，才會自然而地使人一望見顏色便小心翼翼，會吃驚，會倒退三步，會感覺到對面坐着的或立着的是一位 *Beauty*。這也決不只是驕傲所能表示出來的。

再說站在正相反的方向的輕佻女子，是的確可以誘惑一班不正路的男子使生出「可欺也」的心。在社交公開的今日，她們真是像站在機器房裏一般，非處處注意不可。蓋輕佻者，決非便是活潑。總之，都應該依個性的

流露才好，這就是要使自然。

有些女子，營養不好，環境惡劣，生命力使降低，因而使她動作拘謹，什麼都不自然。我以為她處於這樣的狀態，自然最好想法子力求改變，如因不能，或辦不到時，這也就無可奈何，但不自然中之自然，是要有的。就說苦笑，這類表情，是大抵非苦到適如其分，不會流露出來的，也是所抑制不住的；否則當超過或不及的時候，便不應該有那麼自然了。

爲什麼我們覺得天真，率直，淳朴，是可愛的態度。這不消說因其都不是裝得像的。

現在我再說一句空空洞洞的話：總之，一切的事物愈求其工，便愈失其真罷了。

這比方，直截了當就說女子，亦然。

現在我姑不細細論到赤裸裸的她們，我還得說一說女子底裝飾的自然美。

先說衣服。

這也許又成爲廢話了。然而儘管講到這個問題的人是那麼多，而她們似乎還有不少不懂得怎樣於她們總合式，纔對勁，纔不討人厭。

許多的女性，只知道現在的市上是一時髦了，只看穿的人已經有那麼不少；而莫名其妙於所謂文工師者是不單單爲他的夫人設想的。沒有藝術思想的裁縫也只知道某種式樣現在已經流行了，如不照做，是不會合乎某小姐或某太太的尊意的；即使在自己——做的人看來，都覺得穿在這一位身上實在不顯着好看，然而反正她已經滿意了，這是公認的時髦衣服呵！

旗袍是近來南北一致所贊美的漂亮衣服，然而去套在臃腫不堪的太太們的肩上，我終覺得有類於一頭水牯牛跌在爛泥塘裏似的，是愈見其蹣跚罷了！

流行到連八九歲的小姑娘如果沒有一件長嵌肩便會在暗暗啜泣的了，然而肥胖到背脊滾圓的 Misses 是究竟不相宜吧？

假使我們都贊美西洋女子的衣服，想把牠流行到中國來，實在也未始不可；但倘教乳部平坦到和男性差不多，背部現弧形的女子穿着起來，大概是立刻可以請進棺材裏去了吧！這樣子，如像茅草屋上蓋琉璃瓦的闊氣，我真要連連說不配呀不配；可是偏有愛使人作惡的太太們，越發儼乎其然地纏在身上上街去。

再說到她們的脚上，高跟鞋子似乎誰沒有誰便是村姑。於是使本來身材很苗條的女子，顯見得會搖搖擺擺地不自然；而大家都覺得她已經是又長又大的了，却不要猜度她再加上這麼一雙鞋子，豈不要使她的情人先端了梯子才可以去呢？她麼？而那種還故意要把腰肢扭幾扭的一點不自覺其已經夠難看了的女子，真是會使男子們會去拉住她的頭髮，說：「回家去現世罷！」

「你就圓頭鞋子穿得了？喂！我的好人！」但夫人是滿臉漲得通紅地扳住着一雙時髦的尖頭鞋子，硬要把她的一對肥胖如燒鴨子的肉脚塞進去，害得她的丈夫站在旁邊只好繃眉苦笑。這真夠多麼殺風景的一幅寫真呵！

再約略談一談飾物，這是頗不易於批評的，我只能又談到合式不合式爲止。比方拿最流行的眼鏡來說，我認爲絕對不是可充作飾物的。在西洋女子，無論如何不會當牠作飾物看待吧；不過中國女子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視爲是戴着好看好看的。殊不知從玻璃中透出來的顯盼，只能顯出暗淡，模糊，却萬不無會動人，生生地把她的秀媚埋沒了，這是何等可惜，何等大的犧牲呵！大多數的她們却全不顧。

還有那是前十年的野蠻風氣，總算是陳年話了。譬如鑲金牙齒，她們是以爲妍然一笑，金光燦爛，也可使風頭十足的。於是也忍耐了一時的舌苔皮的不舒服，由這班騙錢不顧人家死活的牙科醫生去硬掘硬鑿，弄得到老來連豆腐干都嚼不動，更遑論乎咬羅漢豆（別處却叫作蠶豆，大奇）了。然而現去還有的勢。記得在上海看見一位小姐，起初以爲她才吃過飯有一小片菜葉還留在牙齒上，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特地鑲上去的一瓣翡翠！我更不禁爲她杞憂，如果錯吃下去，那怎麼辦？故鄉有一句俗話，叫作「金牙，銀牙，不如老鼠牙」，這就是所謂又好看又自然。

自然而要說的話不知從那里來有這許多，我也不願多說了，反正也說不盡。

總之，人不是從一個模型裏印出來的，還是學誰都不學的好。多了便算不得時髦了，還是先量一量自己的尺寸罷。

北京，十六，六，十九。

編者案，東海先生將這篇文章送來，原是沒有题目的，但我們覺得照「諧」上講來凡文章必須有

題目纔對，決定來替他添；本想仿「學而」例題作除出，有人又以覺不好，所以另就第一句中挑取了三個字，下加一個論字，作標題。好在內容說的是什麼，讀過的人都已明白，不會去和愛佛伯利勳爵（Lord Avebury）的書混同，至于沒有讀過的人，反正與我們無關，就是去混同也只好讓他去了。

閒話拾遺

四七 文學談

豈明

日文報上有人批評一篇小說，（當然也是日本人所做的，）說這是無產階級文學家的作品，但看他的婦女觀戀愛觀還全是舊式的頹廢思想，所以不免是個疑問。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很有意思。在無產階級運動裏，勞工與婦女的運命要同樣地起一個大變化，牠的利益決並不限於嗟窮訴苦的一班讀書人（男子）之得志，這大約是誰都承認的。倘若只因自己不得意的緣故，想發牢騷，自稱無產階級，思想上却毫無改變，還是信奉夫為妻綱，把女人當作私有的一種器具，那實在與道學家相去無幾，他們也終只是舊式文人的變相罷了。我想文學裏不會有

什麼階級，但所表現出來的可以是屬於某一階級或時代的精神，文字形式也可以因了內容而有若干的差異。現今瀾漫於上下的，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以私產制度為根基的道德與風俗，例如偏重女性貞操，納妾蓄婢，宿娼等之公認及謳歌，都是明證，同時也有極少數人起來反對，在文藝上可以看出這種「反有產階級思想」之痕跡，——我不稱牠為無產階級思想，因為我覺得這不是階級的問題，雖然這多少與實際的社會運動先後發生，但這些人未必以階級意識為主動，實在只是其思想態度與因襲的資產階級思想相反，故出於反抗的舉動。在中國，有產與無產這兩階級儼然存在，但是，說也奇怪，這只是經濟狀況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統一的，即都是懷抱著同一的資產階級思想。無產階級而抱著資產階級思想！是的，我相信這是實情。貧賤者的理想便是富貴，他的人生觀與土豪劣紳是一致的，其間的關係只是目前的地位，有如微時的漢高祖楚霸王之於秦始皇。中國資產階級弄許多婢妾，表面上加上一點聖賢之話做修飾，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類，無產階級的婦女觀大要相去不遠，或者不過說得還要老實顯露一點而已。現在如以階

級本位來談文學，那麼無產階級文學實在與有產不會有什麼不同，只是語句口氣略有差異，大約如白話的一篇書經，仍舊是鬼話連篇。正如一個亭長出身的劉邦補了秦王的缺不能就算社會革命，把那些古老思想從民衆口裏（或憑了民衆之神聖的名）重說出來，也不見得就可以算是文學革命了。有產者未必能贊成反資產階級思想的潮流，但無產的智識階級我想至少也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的泥溝，振作一番才好。日本有些自稱無產階級文學家，差不多就是以貧賤驕人的舊式名士，其矣傳統之力之強大也，吾中國其亦以此爲鑒也可。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四八 史料鑒真

山叔

在報上見到關於王靜安君投湖的文件，抄錄於左，以供關心世道或有志編輯清遺民傳者之參考。聞此外尚有別本遺囑及遺摺各一通，但據說這是專做了請某少年看的，彷彿同賣給東洋人的古董相象，很有點靠不住，所以現在暫且割愛了。

(一) 遺囑

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啓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

卽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至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案，通行本悞作窮人，今依原影本訂正。）自有人料理必不至於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2) 報喪廣告

敬稟者本宅

家主大老爺

誥授奉議大夫靜安王公於本月初三日上午十時半在

頤和園昆明湖殉節於本月初四日大殮喪居清華學校西

園本宅謹此報

聞

海寧王棟鄂堂家丁敬叩

(3) 「上諭」

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通博躬行廣（？）謹朕由諸生特加拔擢供職南齋留京講學尙不時來津召對依慈（懋？）出於至誠遽覽遺章竟沈淵而逝孤忠耿耿深堪憫惻朕懷（特？）加恩予諡忠愍派員子溥沂卽日前往奠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以之治喪着由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欽此宣統十九年五月初六日諭

案，右「諭」從某晚報轉錄，文句似多訛謬，茲悉仍其舊，唯於注中標明，予諡忠愍，已見計文，報上誤爲忠懿，茲已據以訂正。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卽該偽諭下後十三日也。

帝制的追求

登明先生：

語絲一三五期先生的閒話拾遺「求雨」裏面有這樣兩句話：

「民國以來勃興的同善社一類的東西，據我看來，也多是對於帝制的追慕之非意識的表現，因復辟絕望，只能於現世以外去求滿足，從天上去找出皇帝及其所附屬的不測的恩威來。」

且夫「民國以來」的帝制追慕的表現，豈止那些！老袁的竊國，張勳的復辟，舊劇開場的「天官賜福」一類的彰彰者不必提了。「民國以來」的所謂大禮服，大人先生新舊青年公用之步下的「馬褂」，張家小子討媳婦，李家老翁送骨屍，千百叫化子打出之儀仗，新鬼填前的「清故」，「清封」，「清例封」（例字獨稱絕倒！）的「官銜」，乃至學校裏新劇之漸被「欺寡人……」的

舊劇吞沒，市面上新製古玩之暢銷，等等等等，哪一樣不是帝制追慕——而且「意識」地——的表現！先生倘若許可我把你的話略改一改來借用，我要說：他們看帝制神聖，要來於現世「以內」再求實現哩！

這種求實現的工作，不但有效，而且成績昭著呢！請看：

甲，黑龍江有位人所共知的老者，每天晨昏，他必朝服南面，令子孫男女着大禮山呼參拜。（最近他失踪了；不知哪一團有志的草澤豪傑攫去了這大足居奇的高貨。）這是特例，可以不算。

乙，「天下滔滔」之書房落伍的青年，因讀過（或聽說）某種主義而感受不足之煩悶，挺身而入什麼（或聽的，當他們以其道誇人，拉夫，或大罵其所謂知識階級者（不限會內會外人，只若你在書房沒大落伍，還記得兩句書本，都是）的時候，你看（自然，我此刻在這遠處的鷄寨還不會賞鑑在那「革命」的軍隊的後面鼓其勇氣的英雄，）那態度口氣，哪一個不是皇帝的大伯（或老弟）活閻王！嗚呼：中國人對於「帝制」，又豈僅「非意識」地「追慕」而已哉！

六月十六日，何需人自吉林。

豈明案，照何先生這樣說來，那麼天下的對於帝制的追慕真是滔滔皆是，正如佛洛依德在一切行為中看出性欲的潛在一樣，我們也可以隨在看出帝制來。就是單就純粹的帝制來講，天下也已滔滔得可以，不必說變形的帝制了。近日順天時報載「全歐洲報紙詰責俄國殺帝制黨」一則新聞，是極好的例，原文如下：

倫敦十一日路透電，全歐洲法德奧各國報紙對於俄國將帝制黨正法一事一律大加詰責，謂其謂血水浴，及是非之難明（難明之？）屠殺。該報等表示意見云，蘇俄政府經此舉動，致將該國自歷史上最古之恐怖時代以來所獲得之威信，不惜一舉而犧牲之，英國報紙本此論調而評論之云。

這裏面所說的道理我幾乎全然不懂，但歐洲各報紙爲俄國帝制黨被正法而大怒，這件事總是明白的。他們爲什麼大怒的呢？大批的殺戮（據說帝制黨二十名正法，）在現今文明世界豈不是司空見慣的事？印度朝鮮的亂黨不必說了，就我所記得的，幸德秋水等兩打，（其中有一打被特恩改爲無期徒刑，）李守常等二十，都無聲無臭地化作刑場之露

了，如日本熟語所說，並沒有什麼報紙注意；二十個帝制派，算得什麼呢？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殺了帝制派，（此三字的意味似有種種不同，在吾輩視作逆徒的同意語，有產階級看去則等於義人也，）這還了得！列國只口誅筆伐，而不即「出兵」，尙是十分寬大也。「宣統十六年」冬，馮玉祥「逼宮」，（這是順天時報的春秋筆法，）日本人大怒，京都三博士與北京的日本記者狂叫怒號，力謀復位，事終不成，恨國民軍次骨，雖其後因日兵難波軍曹等爲某軍作戰，被捕處死，日本對於馮軍更有私怨，唯其最大原因還在逐出溥儀，至今日本多數胡塗人士尙以馮爲不共戴天之仇，無可疏解。就上邊這幾件事情看來，可以知道世人對於帝制是如何熱心愛護，真不禁令人要代爲祝福曰，「做皇帝的有福了，因爲有全世界的擁戴。」——雖然「願世世毋生帝王家」也還仍是事實。想做的人，想自己做自己一人的皇帝，不承認別的皇帝，也不願去做別人的皇帝的人，在這個年頭兒却是走頭無路，「苦矣」。丁卯，日長至，於北京。